

DONGNAN FANGYAN SHENGDIAO

BIJIAO YANJIU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辛世彪 著

东南方言声调

比较研究

DONGNAN FA
BIJIAO YAN.

V SHEN
I JIAOYU CHUBANSHE
出版社

辛世彪
著

东南方言声调

比较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 / 辛世彪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4

ISBN 7-5320-9135-X

I. 东... II. 辛... III. 汉语方言 - 声调 - 比较研究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770 号

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

辛世彪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347,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 7-5320-9135-X/H · 0079 定价: 25.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采用共时与历时比较的方法对大量方言材料进行研究,力图弄清汉语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基本事实及规律,为语音史、方言分区及音变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本书的结论如下:

1.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各有规律、特点及条件。从声调分化来看,有送气分调、元音长短分调、韵摄分调、文白分调、全浊次浊分调;从声调合并来看,有阳调类先变、先山宕江梗先变、-k尾先变、阴阳调类各自合并、白读音先变、文读音先变、次浊字先变、全浊字先变。

2.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先仄后平,先舒后促;先上后去,先阳后阴;先外后内,先文后白”。

3. 东南方言声调的结构类型和演变方式反映方言声调演变的历史层次。浊上归去、阴阳去合并、阴阳入合并等是不同时期官话方言影响的结果,浊上归阴平、清去归阴上、浊去归阴上、清去归阳平、浊去归阳平、浊入归去等是不同时期方言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4.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5. 声调演变是以音类、字类为条件采用词汇扩散方式实现的,声调演变是典型的词汇扩散式音变。

6. 汉语多方言点的声调比较研究中,调值调类标调法是最为合适的标调法。

李如龙教授序

六年前,世彪负笈羊城,说要跟我学方言调查,掌握几种主要的南方方言来研究语音史。音韵学界中,真正理解“审音功浅”而必须“参校方言”的学者不为多。我知道他是高元白教授的高足,早已是音韵学会的会员了,搞音韵学也初露头角,所以,自要鼓励他一番,但是说要在三两年内掌握闽粤客诸方言,我却想未必野心太大,怕是难于实现,因而也就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调查实践活动。后来,在一次广东新会荷塘粤语的调查中,我发现他的方音听辨能力和音韵特征的归纳、透视能力很强,便对他提出我历来所想的,通过方言比较研究古今语音演变规律的计划,建议他从东南方言的声调比较入手,开展研究,把它作为博士论文来写。到1999年春季,由于规模庞大,资料和时间都不够用,论文只能草草写成,虽然通过了答辩,具体的内容却留下了一些遗憾。

后来,正好悟云兄处有个博士后研究的机会,经过商议,世彪到海南大学任教后的第二年,进了上海师大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为了获得更多感性知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跑了海南岛的好多地方,调查那里的闽方言和客方言。一年多时间里,他往返于海口、上海之间,得到悟云兄的许多帮助。去年春节一过,我招呼了七八位跟我学过的博士们会集海口,调查了9个点的海南闽语。双庆兄为这次调查提供了可贵的赞助,悟云兄也亲自动手调查一个点并设计制作了数据库的软件。不到一年时间,世彪把这些材料都整理出来输入电脑,并制成数据库。关于东南方言的声调比较,自然他也从中得到许多启发。

又经过半年的努力,世彪写成了《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一书,用电邮传给我,我用一周时间读了一遍,感到十分欣慰。

早在90年前,我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就说过:“音韵学的研究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声音之纵的、历史的、时间的变迁——这便是音韵沿革,一方面是研究声音之横的、地理的、空间的变迁——这便是方音研究。”在他的眼里,方音的研究本来就是音韵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世彪一直牢记着这个教导,并且锲而不舍地艰苦实践,他终于走出了一条方言与音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来了。

为了全面地考察东南方言的声调现象,作者搜集了数百种方言资料进行比较。有了丰富的方言资料,加以他所熟谙的语音史的知识,本书作为东南方言的第一次比较研究成果就表现了它的纯熟的品质,所作的分析不论在结论方面或是在方法方面都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发。

声调是汉语语音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汉语声调与声母韵母之间不仅存在共时的互动关系,也存在历时的制约关系;许多音类的演变都是以声韵调互为条件的。”(第1页)从声调演变切入,确实牵动了声韵调各方面的发展规律。和北方方言相比较,东南方言的声调类型繁多,层次复杂,拿东南方言的声调作比较最能展示古今声调演变的途径和规律。本书选取东南方言的声调作比较研究是很能抓住要害的。

汉语方言的声调表层反映了语音学的特征,底层则反映了音系学的特征。方言声调的比较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都必须从语音特征入手,以音系特征的探索为终端。决定音系特征的不但有音类条件,还有字类的条件;声韵调之间互动不但有音节层面的,也有音组层面的(例如连读变调对声调的影响);声调演变的内在原因不但有语音系统内部调整的原因,也有语言系统内部调整的原因(例如文白分调)。这都是本书揭示的规律。

本书的方言声调比较是从类型入手的,但是作者明确指出:“声调类型的划分是可以分层级的。”“结构类型其实也就是历史演变类型。”因此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历史的比较。着力于分清不同方言声调特征的历史层次。在考察方言语音的古今流变的纵向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方言与方言、方言与通语之间的横向渗透关系。提出了“决定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类型的因素主要是同源关系、地缘关系和官话影响三大方面”的观点。

语音的演变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多数方言表现的相同的演变过程是主流,少数方言的共同变化是支流,个别方言的独特的异向变化则可能是逆流。本书的声调比较正是把诸多方言的声调特征放在

一个平面上作比较,从而显示出主流、支流和逆流的。

本书还用大量材料证明了“声调演变是从类变达到音变的”,“声调演变是典型的词汇扩散式音变,即在语音上突变;在词汇(字)上渐变。”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本书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音韵学的局限,吸收了许多现代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成果来充实自己。我想这正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为了区分方言声调特征的历史层次,本书提出了方言事实、语音史和移民史的“三重证据法”,这就进一步把方言学、音韵学和“外部语言学”结合起来了,这也是多年来方言史、语音史研究的一条成功经验。

由于理论和方法上的见长,加以用来比较的声调材料十分丰富,本书对许多方音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鲜的观点。例如关于汉语方言今调类的种类最大可能值是22种(6页);关于中古四声到现代方言的分化模式概括为清浊分调、元音长短分调、韵摄分调、文白分调等类;关于近代以来东南方言从四声各分阴阳的8调再行精简合并的顺序,本书归纳的发现是:从阴阳调类说是阳调类先变,从韵腹高低说是低元音(咸山宕江梗)先变,从塞音韵尾说是-p、-t、-k尾中-k尾先变,从四等之别说是二等先变;合并的模式则多为阴阳调类各自合并,至于全浊和次浊、文读和白读则是两种变化模式并存。关于东南方言的某些声调特征,本书也有一些和已有的说法不同的独到分析。例如客方言与赣方言的浊上归阴平是不同历史层次的不同质现象,客家是中唐以前的变化;客赣方言和粤方言的浊上归去也是不同时期的产物,前者发生于晚唐五代,后者发生于北宋;粤语的上下阴入表面上看是按元音长短区分的,实际上是按韵摄分。关于两广的方言,从声调演变的历史层次看,平话应是粤语的早期形式,粤西粤语则是较珠江三角洲更早的形式。这些具体结论有些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书中的结论是言之有据的,这也说明了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对于语音史的研究和方言史的研究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世彪曾有全面比较东南方言以重新认识整部汉语语音史的计划。从客观上说,对于先秦古音以来的语音史,东南方言的比较研究肯定可以作出最重要的贡献;从他的主观条件说,他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等待着他的新成果。诚然,透过方言(还应该包括官话方言)的比较去研究语音,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若有更多的同道愿意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这项工程就可以更早地完成,也一定可使所得的结论更加坚强有力。我深信,什么时候方言语音比较研究透彻了,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也便有了明确的结论了。

承蒙世彪的好意要我写序,借此机会,谈了一些感想,且与世彪以及其他同行们商榷。

李如龙

2003年元月10日

于厦门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

潘悟云教授序

近年来,声调一直是现代音系学中最受关注的内容。有许多很精彩的研究,但是也有些很难令人信服的地方。凡是不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总是离开了语言的普遍现象,更多地带上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臆断。拿上海话的声调研究作例子。上海话二字组连调中,后字声调零化,从前字取得它的调值,即前字的调形延伸到整个二字组,这就是有名的 right spreading 规则。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如北京话上声+轻声组成的二字组也会出现这种连调。但是,如果把这条规则运用到上海话的三字组连调,就出问题了。如“南京”中的“南”读 13,“京”读 53,连在一起“南京”读 11-33,“南”字把自己的调值延伸到整个连调。但是在“南京路”一词中,“路”字的声调虽然也零化了,“南”字却没有把自己的调值扩展到整个连调组,“南京路”的连调要读成 11-33-21。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聪明的语言学家们就认为上海话的一个音节包含三个 mora,第三个 mora 是一个低降,在单字调中是隐藏着的,但是碰上三字组,第三个 mora 就挺身而出,占据了第三个音节。这样的解释表面上非常漂亮,但是无法验证。其原因是这里有两个变量,一个是 rule,一个是 underlying form,即这里的 mora。他们先根据二字组连调归纳出一条 rule:二字组的首字把第一个 mora 留给自己,把第二个 mora 赋给第二个音节。碰到三字组,发现这条规则不好对付,于是就修改 underlying form 这个变量,使它的 mora 从 2 个增加到 3 个。我们知道,一条方程式如果有两个变量,就会有多个解。在 rule 与 underlying form 之间,你可以进行一些随意的调整,使这条方程式得到满足。语言学一到这个地步,就成了文字游戏了。

语言学属于经验科学,所以我们还是从其他成熟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谈起。任何一门经验科学总是通过普遍现象来归纳规律,然后让这条规律在经验世界中经受更广泛的检验,如果碰到解释不了的地方,就会有两种可能。或者这条规律只是一个假象,必须加以否定。如对燃烧的解释曾经有过“燃素说”,后来被彻底否定了。或者这条规律只是一种特例,必须加以修改使之具有更广泛的解释性。如牛顿的 $F=ma$ 是通过大量的物理实验得出来的,但是当物体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它就与事实不符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考虑到物体速度对质量的影响,对这条公式加以改造,而牛顿的公式则成了速度较低情况下的特例。

我们再回到刚才讨论的问题上来。汉语的零调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读作短的低降调 21。第二种零调的调形采用前一个音节调形的延伸。北京话的二字组前字如果是阴平,次字的轻声取第一种零调。前字如果是上声,次字轻声取第二种零调。上海话的二字组次字全部采取第二种零调。上面提到的“南京路”中的“路”字就取第一种零调。这样,问题就变成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哪一种零调的问题了。

我们在前面一大段的讨论无非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语言规则必须在语言普遍现象中进行归纳。这正是辛世彪先生这本著作的价值所在。

这本著作比较分析了数百个已发表与未发表的方言声调材料,是目前涉及汉语声调材料最多的著作。我不敢断定从这么多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是不是都属于普遍现象,但是我可以肯定,这本书从研究声调的普遍现象入手,是一条正确的研究道路,而且其中的许多现象已经可以确定为声调的普遍现象,对它们的分析与解释,将为汉语声调学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下面我们仅举书中的三个例子。

一、声调首先与发声特征(phonation)有关。

声母的清浊造成阴阳调类的分化,所以,几乎所有汉语方言都首先发生这种声调变化,这是由于浊声母的喉部特征导致调值的下降。

大多数汉语方言中全浊上声首先发生变化。这是由于全浊声母调值下降的特征与上声高调特征发生冲突的缘故。

在许多汉语方言中发生次浊归阴、全浊归阳的分化。这是由于次浊声母带元音性特征,更容易与高调相容。

在有些汉语方言中全清与次清声母也会引起声调的分化,一般是全清高,次清低,这是由于送气成分

会使声带松弛,造成频率的下降。

二、声调还与声母的发音方法有关。

声调与清浊有关,而浊音清化次序又以声母的发音方法为条件,擦音先清化,塞擦音次之,塞音最后清化。

朱晓农在研究汉语中擦音塞音的清化过程时曾引述有关的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一个精彩的解释。擦音要保持其摩擦的特征,口腔内的声门上气压必须大于口腔外的大气压,浊音要保持其声带振动特征,又必须使声门下气压大于声门上气压。这样,发一个浊擦音的时候,声门下气压要比发一个浊塞音大得多。在发音经济原则的驱动下,擦音或者变成半元音,或者变成清擦音。这就是擦音首先发生清化的原理。

三、入声的变化与元音的开口度相关。

中古音中的深臻曾通(还有梗摄三四等)带高元音,咸山宕江梗(梗摄二等)带低元音。低元音的动程比较大,元音的时长也会拉长,所以在粤语中前一类的入声往往较短,故叫作短入;后一类较长,故叫作长入。而且元音的开口度也会影响到基频,所以粤语中的这两类入声调值高低也会不一样。不仅如此,元音的高低还会影响到入声韵尾失落的先后,所以咸山宕江梗(梗摄二等)的入声调类先发生变化。

上面三个现象不知有多少的方言著作论述过,但是这本著作是在数百个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现象重新进行比较与分析,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个现象一旦具有普遍意义,它就蕴含着一条规律,为深一层的解释提供了依据。

仅这三个重要结论已经为汉语声调的变化勾勒出大概的轮廓。所以,我认为这本著作的后续意义将会更大。

潘悟云

2003年3月5日于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nchronical and diachron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onal changes in the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SECD) on the bulky dialect data, this thesis intend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dialectological grouping and the theories of sound change.

Solutions presented in this thesi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onal changes in the SECD are both phonetically and lexically conditioned in tone split and tone merg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alect.
2. The laws of tonal changes in the SECD are different regarding to smooth tones and checked tones, obstruent initials and sonorant initials, colloquial words and literary words.
3. The divers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tones that reflect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rata have resul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inter-dialect participation, and they can also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factors and constraints.
4. Tonal changes are marked by different regional features show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5. Tonal change is the sound change typical of lexical diffusion.
6. The pitch-and-category digits labeling is the ideal tone letters labeling method to mark clear the tonal changes in multi-dialect comparative study.

目 录

内容提要	1
李如龙教授序	1
潘悟云教授序	1
1 序论	1
1.1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共时和历时特点	1
1.1.1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特点总说	1
1.1.2 东南方言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1
1.1.3 全浊、次浊声母与声调变化	2
1.1.4 连读变调与声调演变	2
1.2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类型和历史层次	3
1.2.1 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	3
1.2.2 类型比较与层次比较	3
1.2.3 方言学、语音史、移民史三重证据法	3
1.3 关于标调法	4
1.3.1 传统的三种标调法	4
1.3.2 调值调类标调法	5
1.3.3 有多少种调类演变形式	5
1.4 本书征引的方言材料	6
2 东南方言声调分化的特征	8
2.1 清浊分调	8
2.1.1 清浊分调保持四声八调的方言	9
2.1.2 清浊分调有 7 个调类的方言	11
2.1.3 清浊分调有 6 个调类的方言	14
2.1.4 清浊分调有 5 个调类的方言	16
2.1.5 清浊分调有 4 个调类的方言	18
2.1.6 清浊分调有 3 个调类的方言	18
2.2 阴阳调类不分的问题	18
2.2.1 阴阳去不分的方言	18
2.2.2 阴阳入不分的方言	21
2.2.3 阴阳去和阴阳入都不分的方言	23
2.2.4 阴阳上不分的方言	24
2.3 送气分调	25
2.3.1 送气分调与声母的清浊类别	25
2.3.2 送气分调与清浊分调	27
2.3.3 送气分调与浊上归去	28
2.3.4 送气分调与次清化浊	28
2.3.5 都昌(城关)送气分调与次清化浊的个案分析	29
2.4 全浊次浊分调	30

2.4.1	浊上字的全次分调	30
2.4.2	浊入字的全次分调	34
2.5	韵摄分调	35
2.5.1	粤语中的韵摄分调	35
2.5.2	平话中的韵摄分调	37
2.5.3	闽语中的韵摄分调	37
2.5.4	客语中的韵摄分调	39
2.5.5	赣语中的韵摄分调	40
2.5.6	徽语中的韵摄分调	41
2.5.7	韵摄分调与主元音的高低洪细	41
2.6	文白分调	42
2.6.1	次浊上字文白分调	43
2.6.2	全浊上字文白分调	48
2.6.3	浊去字文白分调	53
2.6.4	入声字文白分调	54
3	东南方言声调合并的特征	58
3.1	阳调类先变	58
3.1.1	浊上归(阳)去的变化	58
3.1.2	浊上归阴平的变化	60
3.1.3	浊去归阳上的变化	61
3.1.4	浊去归阴上的变化	63
3.1.5	浊去归阴平的变化	64
3.1.6	浊去归阳平的变化	65
3.1.7	浊入归阳去的变化	66
3.2	咸山宕江梗先变	67
3.2.1	粤语咸山宕江梗先变	67
3.2.2	南部闽语咸山宕江梗先变	69
3.2.3	平话咸山宕江梗先变	72
3.2.4	徽语咸山宕江梗先变	73
3.3	-k尾先变	74
3.3.1	客方言-k尾先变	75
3.3.2	赣方言-k尾先变	80
3.3.3	北部闽语-k尾先变	84
3.4	阴阳调类各自合并	86
3.4.1	吴语中阴阳调类各自合并	87
3.4.2	赣语中阴阳调类各自合并	89
3.4.3	湘客徽闽中阴阳调类各自合并	90
3.5	白读音先变与文读音先变	91
3.5.1	白读音先变	91
3.5.2	文读音先变	94
3.6	次浊字先变与全浊字先变	97
3.6.1	次浊字先变	98
3.6.2	全浊字先变	108
4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历史层次	111
4.1	结构类型与历史层次	111

4.1.1 四声八调型	112
4.1.2 浊上归阴平型	113
4.1.3 浊上归去型	116
4.1.4 去声归并型	117
4.1.5 入声归并型	119
4.1.6 阴阳上合并型	119
4.1.7 舒声调阴阳类各自合并型	120
4.1.8 送气分调型	120
4.2 官话方言影响的变化	121
4.2.1 浊上归去的变化	121
4.2.2 阴阳去合并的变化	130
4.2.3 阴阳入合并的变化	133
4.3 方言自身发生的变化	136
4.3.1 浊上归阴平的变化	136
4.3.2 去声字归阴上的变化	139
4.3.3 清去归阳平的变化	142
4.3.4 浊去归阳平的变化	143
4.3.5 浊入归去的变化	146
4.4 历史层次小结	149
5 东南方言的声调特征	151
5.1 东南方言的声调特征	151
5.1.1 东南方言声调的共同特征	151
5.1.2 东南方言声调的显著特征	152
5.1.3 东南方言声调的演变特征	153
5.1.4 东南方言声调的区别特征	154
5.1.5 东南方言声调的区域特征	154
5.2 声调演变的内外动因	155
5.2.1 声调演变的内在动因	156
5.2.2 声调演变的外部原因	157
5.2.3 内外因之间的关系	159
5.3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规律	160
5.4 几点认识	161
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69

1 序 论

1.0 汉语东南方言,包括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吴语、徽语、平话,以及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地理上主要涵盖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等省区。近来有人主张把汉语东南方言分为近江方言和远江方言。近江方言包括吴、徽、湘、赣,远江方言包括闽、粤、客、平,当然也应包括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

东南方言是汉语中结构最独特、演变最复杂的一群方言。把这些方言语音演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整个汉语语音演变的面貌也就清晰了。我们选择东南方言,从声调开始进行比较研究,并获得了一些认识。

1.1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共时和历时特点

1.1.1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特点总说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有简化式,也有繁化式;与中古声调对应应有严整型,也有驳杂型,总之都不是单一的。声韵调之间的制约关系也有十分复杂的表现。

东南方言声调最少的有3个,如赣语吉茶片的宁冈和井冈山,最多的有11个,如吴语的吴江(黎里)。客方言多为6调,闽方言多为7调,粤语一般有9个声调,桂南平话一般有10个声调。有的方言与中古音的对应很整齐,如南部吴语和潮汕闽语,都是四声八调,跟《切韵》音系几乎是一一对应。还有一些方言与中古音的对应则很杂乱,如徽语。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制约条件有音类条件,也有字类条件,有音节层面的,也有音组层面的。

从音类条件看,中古汉语的音类(音韵学上的类)对声调的影响是主要的,其次才是语音学上的音类。汉语方言是按中古的声、韵、调、等、转、摄、呼等类别变化的。全浊音无论是真浊音还是清音浊流,都是按全浊类的规律演变。次浊音无论什么部位什么声母,都按次浊类的规律演变。语音学上的类别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表现在浊音清化的次序上:东南方言中的浊音清化,有一种次序是以发音方法为条件,擦音先清化,塞擦音次之,塞音最后清化。音类条件以中古汉语的音类为主,这说明一种语言的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古今承传有很强的一致性,语音虽然容易发生变化,但是支配音变的机理古今不会有太大差别,我们完全有可能用现在的音变原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

字类条件主要是指文白读。汉语东南方言声调演变中存在文白分调,即中古同一类四声清浊的字,文读与白读不同声调。这种演变是大面积和成系统的,有时候文白读的不同且形成新的调类。文白分调是汉语东南方言一个显著的特征。发生文白分调的都是仄声,上去入都有,尤其以浊上字居多。发生文白分调的方言主要是闽、粤、客、赣、徽、平。文白分调反映了方言的声调以字类(文白)为条件向另一声调逐渐扩散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方言受权威方言或周边优势方言影响的历史过程,因而文白分调也反映出方言声调变化的历史层次。

从音节层面看,声韵调之间存在互制互动的关系。从音组层面看,连音变读对声调存在多重影响。音节层面和音组层面的影响是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内在根据。

1.1.2 东南方言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作为语音结构的要素,汉语声调与声母韵母之间不仅存在共时的互动关系,也存在历时的制约关系;许多音类的演变都是以声韵调互为条件的。声韵调之间有四种互制互动的关系:

① 声母的清浊影响声调的分合。声母的清浊对声调的影响造成阴阳调类的产生,阴阳类调值的高低对应及调类的分合归派,这是汉语声调演变最重要的规律。在东南方言中,声母的送气不送气也会引起调类的进一步分化。如此产生的调类之间有的没有音位对立,有的则产生分调现象,所分出调类的字与其他

调类的字发生合并,如赣语。

② 声调的类别影响声母的浊音清化。从东南方言和零星的语音史材料看,汉语中的浊音清化往往因声调的不同而有先后次序之别,这种次序且在清化后的送气类型上表现出来。汉语方言中全浊音的送气类型从已经浊音清化的方言看主要有四种,从正在清化中的方言看至少有六种。我们可以从浊音清化后的送气类型判断东南方言浊音清化的时间层次。

③ 韵母的类别影响声调的分合。元音的长短造成调类的再分化,如粤语、桂南平话。塞尾的分合存废也引起调类的归并消失,如闽、粤、客、赣、平、徽。元音长短和塞尾分合对声调的影响,其实质是古韵摄的分合产生的分调,汉语东南方言中,韵摄分调是一个显著的特征。韵摄分调是东南方言声调分化合并的又一形式。

④ 声调的类别影响韵母的变化。如闽东方言福州话的去入(低调)变韵,闽中沙县话也存在上声(高调)变韵。粤语和桂南平话的入声中,高调伴随着短元音,中调伴随着长元音。在这里,调值的高低与主元音的长短互相伴随。

1.1.3 全浊、次浊声母与声调变化

全浊声母和次浊声母对声调变化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全浊声母的字声调先起变化,而且与其他阳调类合并。阳调类先合并,这是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规律。在仍有浊音的方言中如此,在已经浊音清化了的方言中也是如此;舒声调中如此,促声调中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声母清浊决定了调值高低,从而影响了调类合并。合并的方向往往是:阳上合于阳去,阳去合于阳平,阳入合于阳去。东南方言中,阳入归阳去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因为大多数东南方言里,阳入与阳去调值相同,一旦入声失去塞尾,则很自然转入阳去,这与官话不同。官话方言无论东南西北,阳入都归阳平,说明官话方言阴阳去在入声消失之前就已经合并。自古以来,去入关系一直很紧密。上古汉语的声调对立也许表现为音段特征的对立,去入之间关系的实质还不很清楚。超音段性的四声对立至迟在晋代就已经确立,去入之间的交涉离不开调值这个因素,汉语东南方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上古汉语去入关系的一种途径。

② 次浊声母字与全浊声母字在声调演变上不同步,也不同方向。从语音史看,全浊上声字的变化要早于次浊上声字的变化。从东南方言看,全浊上字与次浊上字演变不同步,浊上字有双向扩散现象,次浊上字的演变也总是晚于全浊上字的演变。全浊字往往与阳调类的字合并,次浊字多与阴调类的字合并,这在上声表现尤其明显。只有部分吴方言、少数粤方言和部分桂南平话是全浊上字与次浊上字一同演变。有的方言全浊声母与次浊声母各为独立的调类,如部分粤方言和桂南平话。

1.1.4 连读变调与声调演变

声调演变的制约作用不仅表现在音节层面声韵调的双向互动,也表现在音组层面的连读变调。连读变调对声调演变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 连读调保留原分别:原有分别,但在单字调中合并的调类,连读调中却保持分别。如温岭方言单字调阳平跟阳上不分,但连读调中是分开的;开化方言单字调阳上跟阳去不分,但连读调中却有分别;永康方言阴阳入分别归阴阳上,连调变化中却分出阴入和阳入。开化方言单字调阳上阳去不分,连读调中却有分别。嘉定方言单字调阳上阳去不分,阴上阴去不分,连读调中保持对立。闽语南安方言单字调阴去阳去不分,连读调中阴去阳去有别。

② 连读调合并原调类:单字调中有分别的调类,连读调中却混而不分。如潮汕闽语阳上调和阳去调在连读变调中几乎没有分别,温州话连调中前字的平上去入合而为一。闽语南安方言阳平、阳上有别,连读调中阳平、阳上、阳去三调合并。

连读变调往往在声调的共时结构中体现出声调的历史演变,它在声调演变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

李如龙教授把汉语语音结构划分为四个互相制约的层级系统:

音位层:音位对立系统(元音、辅音、声调音位),音节层:音位组合系统(声韵调组合规律)、字音分布系统(各音节字的分配和字的异读),音组层:连音变读系统(多音组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小称),句段层:语调系统(句段语音的高低、快慢、轻重)。

汉语声调也有层级之分,即音位层面的声调(共时平面的调位)、音节层面的字调(历时角度的调类)和

音组层面的连读变调。音位层面的声调对立,构成基本的声调格局,音节层面的字调分布,可以看出声调的历史演变和声调变化的实际扩散过程。连音结构中的各种变调,有时产生新的调类,有时保存旧的调类,表明声调演变的方向。东南方言中,轻声和小称也常常形成新的调类。

1.2 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类型和历史层次

1.2.1 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

汉语方言声调比较研究应该进行类型的比较,从纷繁的方言事实中归纳出声调演变的不同类型,从而考察出方言声调演变的不同特征。

类型比较的关键在于选取合适的分类标准。类型虽然都着眼于共时的结构,但却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比如从调类数目看,东南方言从3调到11调,类型繁多。但调类数目相同的方言未必有同样的声调演变特点。同样是5个调类,有的是阴平、阳平、上、去、入,有的是阴平、阳平、上、阴去、阳去,有的是阴平、阳平、上、阴去、入,有的是阴平、阳平、上、阳去、入。4个调类之间的差别更大。汉语方言声调的类型必须从古今演变的角度去概括,换言之,为汉语方言声调系统所概括的类型必须是历史演变的类型。因此,类型比较与历史比较是不能分开的。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划分类型,如果把比较的项目限制在关系比较明确的方言之间,则这种方法等同于从发生学角度划分类型。从发生学角度划分的类型有助于追溯方言的原始形式。

方言事实很复杂,方言间的共性与差异不是单一的,划分类型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但不同标准之间应该有主次、有层次。从东南方言声调看,平声较少变化,浊上字、去声与入声的变化都很复杂。入声的变化显然不能作为首要的标准。考察入声变化的依据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塞音韵尾的分合存废,二是入声调类的存废归派。用第一条区分的方言类型不多,东南方言中只有粤方言和部分客方言口语中保留完整的-p、-t、-k尾。至于入声调,东南方言普遍有入声调,像湘方言、吴方言从入声调类也很难看出内部的类型。另外东南方言中不少方言有两个入声,却不一定有两个去声。即使像粤语这样入声较稳定的方言,去声也不一定稳定,如四邑片粤语阴去归阴平。所以我们以浊上字、去声和入声的变化依次区分东南方言声调的演变类型。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既合乎语音史的变化,也合乎方言现状。

类型比较可以导向历史比较,类型比较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汉语方言声调的调类演变无疑是可以进行历史比较的。调值能不能进行历史比较,据以推拟古调值,我们不能肯定,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1.2.2 类型比较与层次比较

20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引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利用汉语方言的空间差异研究汉语发展的时间序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此,对汉语方言进行历史比较,一直是汉语方言学界沿用的方法。从方言差异研究语音演变,这也是汉语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因此真正的历史比较不仅是拿单点方言与中古音比较,而且也包括利用多点方言的共时比较来重建语音史。

汉语方言发展至今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方言差异不仅有历史源流的不同,更有共时的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共时平面看,汉语方言间的差异首先是结构类型上的差异。相同的类型必有相同的制约因素,不同的类型必有时间空间上的原因。解释其相同或不同的原因,必能揭示方言演变的规律,也有助于重建语言史。所以真正的历史比较,应该以类型比较为基础。这一条无论对汉语声母研究、韵母研究还是声调研究都适用。

不过,汉语的任何方言都有古今演变的纵的关系和方言融合的横的关系,东南方言尤其如此。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汉语方言之间往往不能一刀可以切开,完全采用历史比较法会有一些问题。汉语方言在结构类型上的交错反映的是历史层次的叠置,将这些历史层次进行比较,也就能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大势。从声调演变的类型探求方言声调演变的历史层次,这也是汉语方言声调比较的目的之一。

1.2.3 方言学、语音史、移民史三重证据法

结构类型相同未必反映方言的同源关系,但当方言的分化历史已经明确时,类型的相同不再偶然。历史记载、家族谱牒等文献材料记载了移民历史、路线以及民族融合等情况,这对我们了解方言关系与方言

变化非常重要。有相同声调类型的方言往往与历史因素(同源)、行政区划、人口迁移、语言接触等有关,且构成声调上的区域特征。不同声调类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并辅以语音史、移民史等文献资料,以确定声调演变的时间层次。历史上官话方言的影响在东南地区各个方言中都留下很深的烙印,这也是东南方言内部具有不同层次的最重要原因。语音史的研究成果,对认识东南方言声调的内部层次有重要作用。反之,当移民历史和方言关系明确后,也可以从方言变化来推定语音史上某一音变发生的时间。

声调是汉语的家园,汉语语音演变的许多原则都隐含在方言声调中,通过方言比较才能弄清声调的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解决语音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语音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恰恰是声调。从目前学术的进展来看,大范围的声调比较研究只能限制在单字调,包括音位层面的声调和音节层面的字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等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需要进行单点和分片的研究,然后才可以进行比较。比较的方法,应该从古今调类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汉语东南方言声调演变的共时类型、特征及规律,再从移民史、语音史材料,判定方言声调的历史层次,后者即方言学、语音史、移民史三重证据法。

1.3 关于标调法

标调法的改进反映了汉语方言学的进展。传统的标调法有的只标调值,有的只标调类,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数字化和多方言比较的时代,传统标调法的缺陷日益明显。一种好的标调法,必须有利于方言的全面比较,能够全面反映声调的历史演变,而且方便数据处理。

1.3.1 传统的三种标调法

传统的标调法最早是用“四角加圈法”表示调类,如著名的《汉语方音字汇》也沿用这个方法,20个方言点的材料都是在字音的四角加个C形小圈,阳调类再在小圈下画一短横线,遇到调类再分化,则将C形小圈掉转方向。

这种标调法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标调类,不能标调值;它很不直观,现在很多人已不习惯;它印刷不便,阴阳类调不容易看清;还有它不利于计算机数据处理。这种方法已经渐渐被五度值坐标标调法所取代。

“五度值坐标标调法”是模仿调型的升降曲折,在五度以内用线段刻画声调调值的方法。这种方法表现的是调值,当然也间接表现了调类,因此目前用得比较广泛,尤其《方言》杂志喜欢用这种标调法。这种标调法的好处是比较直观形象,能显示调型。缺点是标注起来烦琐,无法精确。而且这种标调法书写、印刷容易出错,使用很受限制。为便于肉眼分辨,往往把21调标成31,45标成35或55,23标成13或22。但是有的方言调值就是有31与21的区别,23与13的不同。同一个点同一个声调的45调值,有的人处理成35,有的人处理成55,但35和55之间岂是小小的区别!而且这种方法同样不利于计算机数据库处理。所以另外一种标调法——五度值数码标调法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

“五度值数码标调法”是用数字把调值直接标注在字音的右上角。“数码标调法”也可以这样来标注调类。这种方法快捷便利,适用于任何操作软件,而且直观,表现力强,可标注任何调值或调类,也有利于计算机数据库处理。这是目前用得最普遍的标调法。

五度值数码标调法在传统标调法中是最先进的。美中不足的是它要么只标调类,如同四角加圈法,要么只标调值,如同五度值线段标调法,不能两者同时标注。如果标了调类,人不得不停地回过去看那调值;如果标了调值,又得不断回头看那调类。尤其是多方言点字音对照的大型调查报告,这样看就很不方便。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全部用调类标调;曹志耘等《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举例用调值标调,字音对照又全部用调类标调,也实属不得已。

有时同样的字同样的调值,调类不同;有时同样的字同样的调类,调值不同。如果只标调类或只标调值,就不利于方言比较。比如粤语四邑片的情况,单看去声标音似乎四邑片古清去字演变与广州话完全相同,都读33调;阳去读31调,因而与广州话阳平21调值相差无几,可能已经合并。实则四邑片阴去与阴平合并,阳去与阳平分立。

另外从入声看,尽管大多数汉语方言是阴入调值高,阳入调值低,但也有不少方言刚好相反,这种情形在客、赣、闽语中都都很常见,如果单标调值,在方言比较时也容易造成混乱。因此,为能直观地把握一个字

的调类和调值,便于方言比较,本书采用一种新的标调法——调值调类标调法。

1.3.2 调值调类标调法

“调值调类标调法”是将一个字的调值和调类用数字直接标注于字音:字音右上方标注调值,右下方标注调类。调类依照习惯上 1、3、5、7 为阴调,2、4、6、8 为阳调的做法。阳去并入其他调类只剩阴去的调类标为 5,阴去并入其他调类只剩阳去的调类仍标为 6,其他以此类推。

如果一个地方古四声清浊的同一类字今分读两种声调,即发生了送气分调、全浊次浊分调、元音长短分调、韵摄分调,则在该调类数码之后加标 a、b 表示区别,如广州话上下阴入标为 7a、7b。这种标 7a、7b 的方法为李如龙教授首创,并在《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中首先使用。闽方言的变化与此相对应:凡独立成调者,属深臻曾通四摄者为 7a,属咸山宕江梗五摄者为 7b。同理,浊入字中属深臻曾通四摄者为 8a,属咸山宕江梗五摄者为 8b。赣方言入声的送气分调类型以及桂南平话入声字的全浊次浊分调,全清入为 7a,次清入为 7b,全浊入为 8a,次浊入为 8b。这样做的好处是,7b、8b 总是先变化消失的调类。客赣方言中有的方言(-p、-t 尾)为一类,宕江曾梗通(-k 尾)为另一类,例如安义方言,则咸深山臻为 7a,宕江曾梗通为 7b,阳调类分别为 8a、8b。

如果调类间发生合并,则标调法指明合并后的调类或其来源,但最多两位数字。阴阳平合并的调类标为 12(如晋语),阴阳上合并的调类标为 34(如徽语),阴阳去合并的调类标为 56(如客家话梅县型),阴阳入合并的调类标为 78(如湘语)。阳上阳去合并的调类标为 64 或 46(比如闽南方言的浊去归上),阴上阴去合并的调类标为 35(如客语中的清去归上型),阴上阳去合并的调类标为 36(如客语中的浊去归上型),阳上阳入合并的调类标为 68(如闽语和客语中的浊入归阳上)。

如果有 3 个以上的调类合并,仍然把大家认定的所归向的调类标在前面,后边加 x,表明有 2 个以上声调来源。比如上海、宁波等地阳平阳上阳去合并,阴平阴上阴去合并,分别标为 1x 和 6x。这是标调,称述调类的时候依然可称为阴平和去声。标调是为方言比较服务的,实际称述中不可能有 6x 调。这种把合并后的调类合起来标注的方法也由李如龙教授首倡,我们作了改进。

以上指的都是调类的整体合并。如果古四声清浊的某一类字派入两种以上的今调类,则该调类名称不再出现在今调类代码中,以表明该调类已经分裂,不是整体归并。如北京话的阴平标为 1 调(尽管有 7 调的字合并进来),阳平标为 2 调(尽管有 7、8a 调的字合并进来),上声标为 3 调(尽管有 4b 调的字合并进来),去声标为 56 调(尽管有 48b 调合并)。

有时候几个调类合并后究竟是谁合并于谁,不易确定,但声调演变是有方向性的,通过方言比较还是可以确定其方向。

本标调法是以中古四声八调为框架进行标注的。因此中古同调类的全清与次清、全浊与次浊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如果分别与其他调类合并,就不另作标记。如南昌的次清去字归上声,全清去字归阳平,则上声不标为 35b,阳平也不标为 25a。

1.3.3 有多少种调类演变形式

从理论上讲,汉语方言声调按中古的四声八调分化,发生送气分调、全浊次浊分调、元音长短分调与韵摄分调后,调类演变形式不会超过 20 种,小称调在同一个方言中一般不会超过 2 个(这里小称调指不受制于前字声调的独立的小称调)。因此,汉语方言声调的调类所能标出的最大可能值是 22 种。见下表:

表 1-1: 调类分化的种类

古四声 调类		平		上		去		入			小称调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韵摄分调	
		1	2	3	4	5	6	7	8		9
声 母	全	1a	2a	3a	4a	5a	6a	7a	8a	深臻曾通	9a
								7A	8A	咸山宕江梗	
	次	1b	2b	3b	4b	5b	6b	7b	8b	深臻曾通	9b
								7B	8B	咸山宕江梗	